三味书屋

人生实苦，但还是要微笑

——感悟《生命如歌》

崔海波

《生命如歌》的作者特雷西·基德尔是美国著名纪实文学作家，毕业于哈佛大学，从事记者工作10余年，多部作品获得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罗伯特·肯尼迪奖、国际报告文学奖等。本书讲述了非洲青年德奥在两次大屠杀中九死一生的经历，作者花了7年时间，对德奥进行跟踪采访，故事真实，细节感人，本书曾雄踞北美纪实文学畅销书榜榜首。

《生命如歌》的第一部分《逃亡》，叙述了从1993年到2003年间，德奥在布隆迪和卢旺达的逃亡生涯以及到纽约打工讨生活的故事。每一章节没有标题，只标明故事的发生地和时间，比如：第一章“1994年4月，布琼布拉—纽约”，讲述的是德奥从布隆迪首都布琼布拉乘飞机逃往纽约的经历；第二章“1994年，纽约”，讲述的是德奥来到纽约后，艰苦的打工生活；第三章“布隆迪，20世纪70年代”，讲述了德奥青少年时代在家乡与父母兄弟一起度过的清贫宁静的时光……读者的情感思绪跟着作者的文字在时空里来回穿梭、跌宕起伏。

布隆迪位于非洲中东部，是个贫困的内陆国，以农耕为主，主产咖啡和茶叶。1993年10月21日凌晨，布隆迪总统胡图族人恩达达耶在军事政变中被杀害，有人认为是图西族人干的，于是引发了布隆迪两个民族间的流血冲突。当时，德奥是一所医学院的大三学生，正在乡村医院实习。22日，医院里突然风声鹤唳，很多人被杀害，更多的人落荒而逃，德奥也加入了大逃亡的行列。

逃亡的路上，德奥时时刻刻要面对惨绝人寰的景象：一只野狗叼着一颗灰白色的人头或一只血淋淋的胳膊飞快地跑过；河道里每天都有漂浮着的尸体；一个女人倒在地上已经死了，婴儿还咬着她的奶头努力吮吸……看够了生死的德奥，不知道自己下一秒是死是活，他每天不敢睡觉，稍稍打个盹儿就警觉地醒来，继续没命地逃亡。好几次与胡图族民兵狭路相逢，侥幸地躲过去了。德奥不敢走大路，而是跋山涉水，穿越丛林和草地，他觉得跟野兽在一起比跟人在一起更安全。提心吊胆、忍饥挨饿地走了几天，德奥病倒在一片荒野里，他感觉生无可恋，心想着就这么死掉算了。一个胡图族女人来到他身边，鼓励并帮助他越过国境线，逃到了邻国卢旺达。

卢旺达也并非安全地带。1994年4月6日，总统座机被击落事件成为引发大屠杀的导火索。德奥在逃亡路中，好几次面临绝境，每当这时，他会想起奶奶说过的一句朴素的话：“如果比难更难，比苦更苦，干脆我们就笑笑，把它当作比好更好。”是的，人生实苦，但还是要微笑面对。

经历了6个月的大逃亡之后，德奥在同学的帮助下离开非洲，前往美国纽约。异国他乡语言不通，求生存也绝非易事。他在杂货店里做送货工作，晚上露宿中央公园，尽管生活艰难，但是德奥仍不忘学习，在上班之前和下班之后，他总要去书店或是图书馆看看书，他觉得这两个地方离梦想最近。但是，一个人要想成功，仅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够的，更需要设法借力。一次，德奥生病了，他向自己经常送货的一位客户莎伦求助，希望能帮忙买一些药品，莎伦马上请来私人医生免费为德奥看病。得知德奥想重返医学院继续深造时，莎伦又给他买来书籍，建议他先学好英语。莎伦还把他介绍给一对事业有成、膝下无子的夫妇，请他们收留德奥，并为他提供生活和学习上的帮助。

天助自助者。1995年，德奥被常春藤盟校哥伦比亚大学录取。2003年，德奥入读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2006年，德奥回到布隆迪，准备在家乡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

《生命如歌》的第二部分《安息》，叙述了作者对德奥长达7年的跟踪采访经过，除了面对面的交流访谈，特雷西·基德尔还请德奥带着他寻访曾经住过的破败废弃的公寓，走访帮助过德奥的热心人，甚至跟着德奥前往非洲布隆迪，沿着他当年逃亡的线路再走一遍……作为一个采访者、记录者、写作者，特雷西·基德尔的敬业精神令我敬佩不已。

《生命如歌》一书我读了两遍，不仅仅被德奥的励志故事所感动，也为特雷西·基德尔的写作功力所折服。

冬夜读书怀古人

潘玉毅

冬天夜冷，即使躲在屋里，与外面的世界隔着门窗和墙壁，仍挡不住屋外的阵阵寒意。天冷的时候，被窝是个好去处。

小时候，我最喜欢趴在被窝里，扯着被角，只把一个头露在外面，然后在视线垂直对下的地方放一本书，一看就是半宿。有时也把头埋在被窝里，将被子捂得严严实实的，打着手电筒看书，免得被母亲发现我还没睡，将闲书没收了去。手电筒是母亲的嫁妆之一，当时的我年纪尚小，不知道它是靠电池来支撑照明的，有一回忽然就没了电，以为是坏掉了，不知如何是好，又不敢同母亲说，想了许久，最后偷偷地将它藏在衣橱里。没有了手电，只好回到灯下看书，只是一旦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响起，就得赶紧关灯，假装睡着了。待脚步声去远，起来继续看。如今已过了而立之年，母亲自然也不再管我看闲书了，然而旧时那种读书的滋味，却时常在心里来回翻涌。

冬日里白昼短，若是夜晚的时间不能善加利用，整个冬天转瞬即逝，极不经用。所以成年以后，我一直感谢那段于寒冷中偷偷读书的日子，虽然因为读书每个晚上我只睡两三个小时，但从未觉得有丝毫疲倦，甚至恰恰相反，读书之后倍觉精神。而我之所以欲罢不能，多半是因为冬夜读书别有一番滋味。书不能温暖人的身体，却能温暖人的心灵。更神奇的是，因为书籍，我们能借着字里行间流溢的文思，与古人隔着时空进行交谈，读懂他们的欢乐和痛苦。

古时候也有很多爱读书的人，凿壁偷光、囊萤映雪、悬梁刺股、焚膏继晷……在我们熟悉的成语里藏着一个个读书人的故事。成语之外，则有更多。明代有一个抄书而读的人叫宋濂，为了能够按时归还借来的书籍，他每天晚上烧水化冰，铺席抄书，手冻僵了，搓一搓，脚站麻了，抖一抖，鼻涕随着漫漫长夜熬成了凉凉的冰渣子——就这样废寝忘食许多年，终成一代学者。在我小的时候，宋濂绝对是我的偶像，而抄书则是我对偶像的致意。可惜我只学了他的形，没有学到他的神。

现代人有空调有地暖，冬天也不觉得寒冷，而在古代，没有这些驱寒的设备，读书的条件非常艰苦，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对于书的喜爱。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好学精神，古人的书如同天上的星月光辉一样，百年千年过去了，其中的文采内涵不曾褪色一分一毫，有很多东西让今人难以企及。

我曾许多次想象古人读书的画面：有情怀的人家，围着红泥小火炉，交流一日的学与思，火光中映照着一双双渴望知识的眼睛。这画面跟我少小启蒙的时候有几分相像——灶前的火缸里，未烧尽的柴禾拼尽全身力气发出最后一点光最后一点亮，就着点点星火，我用手指点着纸上的字挨个读去。这情景是多么相似啊，仿佛火是一个虚拟的介质，让我溯着时间的长河穿越回了古代。

恍惚中，我的眼前出现了一个白发老者和一个正当好年华的青年，两人坐在暖炉旁，只听老人一边吟诗一边劝勉年轻人：“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那个老者想必便是放翁吧，而那个年轻人应该就是他最爱的小儿子子聿吧——如此温馨，让寒冷冬夜平添无限暖意。

书人茶座

“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探源

三耳秀才

俺胆大，当了一回诗词大赛的评委，不是中央台的，是本地的。坐在评委的位子上，总得开腔，第一次，我的开场用的是“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我个人觉得，这句劝学诗非常好。为什么？因为“一身都是月”告诉我们，读书本身就有诗意。我们在学习求知当中，不仅要去读不同的书，也要觉察、体会到读书状态的美好。

我坦白，我只记得诗句却完全不知是谁写的。后经一番求索，发现里面竟然还藏着“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故事。

首先通过网络搜索，获悉“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此句出自孙玉石。好吧，我买一本孙玉石的书，其名就叫《一身都是月》，是201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中有一篇文章，标题是《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桂苓著散文集〈吹灭读书灯〉序》。根据文末的介绍，我知道这序言文章写于2002年6月21日，其中，吹灯的文字是这样的：“这个‘独语’世界里的一切似乎都那么美好。它给人的，真如‘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感觉。”

孙玉石教授将“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打上了引号，那么，孙教授是不是引用了别人的句子呢？是不是在桂苓所著的《吹灭读书灯》中已出现“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

于是，上孔夫子旧书网买来一本桂苓的《吹灭读书灯》（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翻开细查，还真被我找到了。桂苓的《吹灭读书灯》共分《诗性的土豆》《简单日子》《孵思想的蛋》《光线》《桂苓滤书》五部分，“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就出现在第五部分《桂苓滤书》中的《开卷在手》一文中。且引如下：

年前，向出版社交书稿，正式出版前，我耐心地自己制作一本“私人版本”，简淡的线条设计，打上一行字：“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苓”，巧用《红楼梦》的，易兰为苓，把自己名字嵌进去，是专用的稿笺。一左一右对称的小六号蓝隶书分别是“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这本是我爱极的意境，便拿“吹灭读书灯”为书名……

从桂苓的这段文字来看，“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版权肯定不是孙玉石的了。想来，很有可能是桂苓拿着“自己设计”的“私人版本”请孙玉石教授写序，所以，孙教授在“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上用引号，以示这两句是引用而非自己原创。

那么，有没有可能桂苓也是引用别人的诗句呢？有可能。但是，如此用心设计“私人版本”，引用“空云似桂如兰”，她还特意改了一个字，“易兰为苓”。如果完全引用他人之句，我觉得和她做事为文的风格不是太契合。此外，我推测，“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可能是她妙手偶得的“断章”，并不是完整的诗篇。

孙玉石教授自然也是极爱“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他给桂苓的书写序不仅用了这句诗，而且几年后，即2010年，他自己出书还用《一身都是月》来做书名。这样一来，2003年桂苓的《吹灭读书灯》就和2010年孙玉石的《一身都是月》遥相呼应了。亦算文坛佳话一桩吧！

至此，还剩一个疑问，桂苓是写独语味散文的，按情理讲，她用“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来设计“私人版本”，一定有所借鉴或模仿。那么，这意境的源头在哪里呢？这一查，又有故事看了。请看下面诗篇：

夜深衣薄露华凝，屡欲催眠恐未应。

恰有天风解人意，窗前吹灭读书灯。

这诗，篇名叫《夏夜示外》。夏夜里，夫妻一室，这是“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境吧，可是，老公读书太用功了，不解老婆意。谁来解？风来解，于是，有了“窗前吹灭读书灯”的成全。

诗的作者是席佩兰，清代女诗人，大诗人袁枚的女弟子，著有《长真阁诗稿》《傍杏楼调琴草》。她的老公叫孙原湘，也是诗人。资料上显示，两人生和死皆同年。

源头找到了，出处也有了，接下来我又查到，在“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的传播中，有两件事影响最大：

一是黄永玉的书法。2013年，90岁高龄的黄永玉老先生在国家博物馆办个展，名为“黄永玉九十画展”，其中书法作品也引起了围观。“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尤为突出，该幅作品落款处有“壬辰”字样。“壬辰”是哪一年？2012年。仅从年份判断，有人在文章中引用此句并说是黄永玉原创的，明显不准确。

另一个是郑州地铁读书标语。2017年7月，经新媒体传播，“郑州地铁标语火了”，标语中有“体肥还须少吃饭，想美就要多读书”“读诗三百首，不做单身狗”等，其中当然也有“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我就是在微信上看到的，第一眼就觉得太好了，为名句点赞，也为我老家河南如此劝学点赞。

至此，“吹灭读书灯，一身都是月”，从极小众的“爱极的意境”扩展到了大众层面。

荐 书

《我们时代的镜像》

作者	陈奇佳
出版	中国戏剧出版社
日期	2017年10月

喜剧自诞生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变革。从最初为了搞笑而搞笑，到后来对社会现象的反讽戏谑，再到包含了丰富的艺术特征并蕴含了深意。喜剧片的内容有了层次感，从让人莞尔破颜到沉默思考，这中间甚至是一个时代的厚度。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分析了周星驰和伍迪·艾伦的残酷暴力美学、天马行空的奇幻电影如何反映时代镜像、国内外动漫产业里的文化元素和价值观展现，还有戈达尔乌托邦式的时代救赎。其中，让我感触颇多的是关于周星驰电影的美学研究。

《我们时代的镜像：喜剧艺术与电影研究》的作者认为，周星驰电影里的无厘头其实都是“有厘头”，不强行把底层小人物塑造得善良聪明，而是保留了他们因为生活环境所造成的性格上的狭隘阴郁、目光短浅等缺点，但同时也不否认小人物所存在的各种潜力，在对小人物的夸张表现之余，映照了大世界的真实现象。

周星驰风格化的审美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片中的“无厘头”搞笑不再是原本那种没有头脑、神经兮兮、粗俗随意的话语，而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表达；其次，通过解构“无厘头”搞笑等手段，使作品中的语言、人物形象、叙事、情节和技术手段产生了陌生化的效果，使观众打破了原本的思维惯性而获得更加隽永的审美体验和独特的审美享受；第三，周星驰作品的主题和内容都是严肃的，却以喜剧搞笑的方式来表达，而在这种喜剧搞笑的背后，又能够使观众体会到现代人生存境遇艰难的悲剧性内涵。

喜剧在成长，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在未来喜剧艺术必定能够盛放得下更多的精神内涵，在影视艺术领域发挥其独特价值。

（推荐书友：董凯兰）

《水浒猎人》

作者	时晨
出版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日期	2017年10月

中国四大名著中，关于《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衍生的文学作品不少，甚至有单独对某个人物撰写的相关作品，《水浒传》是个例外。可以说，对于其他三部作品，我们有不止一种的解读，唯独《水浒传》，我们所存有的印象就是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108位草莽英雄。作家时晨的新作《水浒猎人》带给我们另外一个水浒梁山以及北宋末年盛世乱象下的江湖生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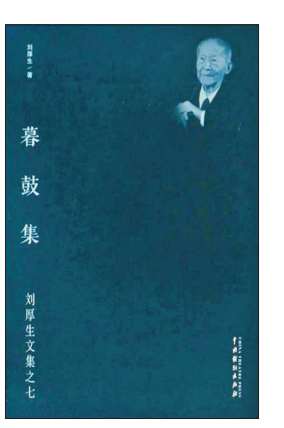
《水浒猎人》讲述的是祝家庄武师栾廷玉伙同“一丈青”扈三娘等人，组成“赏金猎人”开始漫长的对抗梁山之路。作者充分利用了《水浒传》中所存的疑点情节，如祝家庄武师栾廷玉在祝家庄被屠时无故消失，以及扈三娘仅因宋江义气深重，便放下杀父之仇，成为梁山为数不多的女头领等。作者将水浒梁山置于《清明上河图》中所描绘的繁华盛世，赋予了梁山更丰富的时代背景，渗入了更为复杂的政治因素，通过大胆揣测和精心谋篇，将梁山众人的命运与北宋灭亡、岳飞抗金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书中最令人称道的是画面感十足的“格斗”场景，多年研习专业格斗的时晨将拳拳到肉的现代格斗，融入书中的武打场面，打破了原来亮气功、使暗器、比蛮力等模式，尤其是武松近乎神一般的存在，给梁山蒙上了一层神秘色彩。

作者擅长制造悬念，开篇就展现的梁山众人对于招安的争议，为故事设下了一个基调，随着“赏金猎人”的加入，更是加速了组织内部的分化。水浒梁山的另一种可能也徐徐展现在读者面前，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故事会走向何方。

（推荐书友：金永淼）

《暮鼓集》



作者	刘厚生
出版	中国戏剧出版集团
日期	2017年3月

《暮鼓集》是《刘厚生文集》七本中的最后一本，收录的多为刘厚生先生暮年所写文章，分“话剧之忆”“昆曲杂缀”“京剧重头”“地方戏”“戏曲散论”和“散文”六部分。

作为我国著名的戏剧理论家和活动家，刘厚生先生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秘书长，70余年来撰写的剧本、剧评、戏剧研究论文等数不胜数。他是中国话剧和戏曲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人，他对戏剧怀有深厚的感情，耄耋高龄仍关心其发展。首届中国校园戏剧节召开之际，他撰文肯定青年们的热情，又指出他们身上的浮躁。而针对地方戏面临的窘境，他一边提出“300余种地方戏出路在哪里”的担忧，一边为地方戏未来的走向提出可行的方案。关于京剧折子戏，他溯本探源，指出这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有其存在的必要，希望可以加强挖掘和保护。阅读此书可以发现，在每一篇文章中，刘厚生并不只简单地探讨问题，而是永远都带着一颗“不已”的心来寻找解决的方法。

本书还收录了刘厚生对众多文艺界名人的回忆文章，很多是一手资料，非常难得。如刘厚生曾在20世纪40年代初的重庆为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导过戏，这段独特的经历使得更多人知道陶行知作为一名教育家，很早就实践了美育的重要性。又如著名的古希腊研究学者罗念生是中国最早翻译希腊文学著作和戏剧的人，刘厚生细述罗念生的译作，向人们展示了这位大家不屈不挠的一生。除此之外，回忆录里还有著名戏剧导演应云卫、汉剧演员陈伯华、戏剧评论家葛一虹等，这些艺术家，有的艺术生涯并不长，因而在现代的知名度并不高，但他们的贡献对后人影响深远。

（推荐书友：侯佳佳）

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98906429